

人在旅途

王吴军

“早上好,朋友!”

在一个宁静的星期一的清晨,我登上了一辆驶往另一座城市的客车,凭窗望去,清晨的景色实在是非常普通,树木静静伫立,道路无声延伸,客车寂寞地朝着前方行进。

客车驶过了一个森林公园,朝前面行驶了几公里,可是,我发现,此时,客车上的乘客谁都没有朝车窗外看。我们这些乘坐客车的乘客互不相识,彼此陌生地在客车上非常贴近地坐在一起,全都让客车那单调的引擎声和车厢里沉闷的空气影响得昏昏欲睡。

客车上的乘客谁都不做声。这是在城市里乘坐客车出行的不成文的规矩之一,虽然我每次乘坐这辆客车碰到的大都是这些人,但是,大家都宁愿躲在自己拿着的报纸后面,也不愿意和身边的人说话。这种举动象征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:彼此在利用手里的那份薄薄的报纸来保持着与身边人的距离。

客车驶近了大道旁一排高高耸立的高楼大厦时,只听一个声音突然响起:“大家好!大家好!”顿时,拿着报纸的乘客一个个都伸长了脖颈,朝着声音响起的地方望去。

“我是你们的司机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客车的车厢内鸦雀无声,人人都望着正在开车的司机的后脑勺,他的声音很是响亮。
“看报纸的人全都把报纸放下。”司机一边凝神注视着前方小心开着车,一边大声说。
拿着报纸的乘客慢慢地把手里的报纸放了下来。司机似乎在默默等待着。
我们把报纸都折叠好,放了起来。
“现在,大家转过头去,面对坐在你身边的人那个人。对,转过头去啊。”司机大声说。
让人惊奇的是,我们全都按照司机说的话这样做了。

但是,仍然没有一个人露出亲切的笑容。我们只是盲目地服从着司机的指挥。

我面对着的是身边的一位年龄较大的阿姨。这位阿姨的脖子系着一条好看的红纱巾,把脖子包得紧紧的,我几乎每次坐这辆车都能看见她。我们四目相对,目不转睛地等候着司机的下一个命令。

“现在,大家都跟着我说……”司机这次用的一道军队教官的语气,他大声喊出了命令,“大家说,早上好,朋友!”

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身边的人说:“早上好,朋友!”我们的声音都很轻,显得很不自在。对我们其中的许多人来说,这是今天在客车上第一次开口说话。可是,我们都像小学生那样,齐声对身边的陌生人说了这五个字。

说出来这五个字,我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,这种笑是完全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。我们都显得轻而愉快,沉浸在一种亲切的温馨中。而且,我们还隐约地意识到,以前我们害怕难为情,连普通的礼貌也不讲,现在,这种腼腆之情竟然随着说出口的“早上好,朋友”而一扫而空。我们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,彼此之间的界限消除了。

“早上好,朋友”这五个字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困难。有些人随着又再说了一遍,也有些人竟然互相握手。

我看到,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好看的笑容。司机没有再接着说什么。这样的时刻,他已经无需说了。

客车里没有一个人再拿起报纸去看,响起了一片谈话声,大家你一言,我一语,热闹得很。我们开始对这位司机投去了敬佩的目光。大家的话说开了,彼此就互相讲述各自遇到的趣事。我听到了动人的欢笑声,一种以前我在客车上从未听到过的洋溢着温馨的声音。

客车到了我要下车的那一站,我跟同座的阿姨说了声“再见”,然后,我心情愉快地一跃下车。

另外的客车也驶进站来,卸下了乘客。我看到这些客车上未下车的乘客全都像石头那样冷漠,大家都默不做声,我乘坐的那辆客车上的乘客完全是两种样子。

我微笑着回想着我乘坐的客车上的乘客在互相说了“早上好,朋友”之后神采飞扬的面孔。我心情愉快地开始了这一天,比平时的日子有了一个更美好的开始。

我回过头来看我乘坐的那辆客车上的那位司机,他正在看后视镜,准备把客车从车站里开出去。

这位司机似乎并不知道,他刚刚用“早上好,朋友”这句话创造了一个星期一清晨的美丽奇迹。

“早上好,朋友!”这不仅仅是平平常常的五个字,这是让人倍感愉快和温暖的美好问候,这样的问候犹如春雨悄然洒落下来,点点滴滴,润物无声。

域外风情

陆汉洲

屋后有片原始森林

我一头撞进那片茂密的原始森林,举目四顾,顿感被这一片浓浓的绿色重重地包围了。我似乎喜欢这种被包围。如今都说绿色的原始森林是高浓度负离子生产工厂,那么,我正被这种宝贵的高浓度负离子幸福地包围着。为此,我便没有一丝手足无措的慌张。

南海边我那间小屋后边,便是一片原始森林。那天,我穿过那片原始森林前往清澜镇,在往回走的时候,竟然于那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。

各种各样高大的低矮的叫得出名和叫不上名的树,在这片森林里聚集,它们肩傍肩,手搭手地挤在一起,似乎无序也有序。它们的高低错落,是上天的安排,为一种天合之作。它们各有各的生存空间,各有各的生存姿态。高大挺拔的大王棕、霸王棕、芒果树、木棉树、椰子树、重阳木,枝繁叶茂的榕树、百香果树、莲雾树、释迦果树,玲珑秀气的槟榔树、凤凰木、凤尾竹、斐济桐、木瓜树,其貌不扬的油棕、香蕉树、菠萝蜜树、杨桃树、中海枣,草本的芭蕉、海芋、野牡丹,还有无数叫不上名的花花草草、枝枝蔓蔓,它们无一不在恣意妄为地张狂着,能向上发展的,决不愿低人一等;能向外舒展的,决不愿放弃自己的空间。那些在这片寂静的原始森林里,它们仿佛是一个和谐相处的大家



庭。出没其间的小松鼠快乐地在树上爬上爬下、跳来跳去。好像这儿就是它们的乐园。鸟儿们则以为这一片森林是它们翱翔的天地,它们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在这片森林里飞来飞去,觅食、嬉戏、鸣唱。它们叽叽喳喳的鸣唱,好像是在为自己的自由飞翔而歌,在为这一片森林充满诗意的绿色、永远勃发的繁盛而唱。

这一片原始森林里,仿佛就是一个绿色的果园。里头生长着椰子、芒果、香蕉、菠萝、释迦、木瓜、莲雾、杨梅、菠萝蜜、百香果等等数不胜数的许多热带水果。第一次见到木瓜的生长状态,我惊叹它们抱团的模样,竟像亲兄弟那样的如此亲密。菠萝蜜粗看长得有点儿像菠萝,我曾拍了张菠萝蜜照片让微友们去猜。结果,将菠萝蜜误以为菠萝的树占了多数。椰子高悬于20~30米高的椰子树的树冠上,这椰子是怎么弄下来的?有一天,我在高隆路上终于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地看到,原来它是由专业人员负责收割的。他们借助电工爬杆用的脚蹬,像猴子爬树似的一转眼就爬到了树冠位置,用安全带将自己拴好,然后将成熟的椰子一个一个砍下,再用小巧的滑轮陆续将椰子一个个滑落至地上。对于这一大发现,我仿佛是在免费欣赏一场马戏团精彩演出。

这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也许有年数了。有资料说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在第四纪以前(大约250万年前)还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整体。大约于更新世(250万年至1.5万年前)中期,由于火山活动,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发生了断陷,从而形成了一道琼州海峡,才使海南岛与大陆分开。也许,这一片原始森林它曾见证了海南岛形成的沧桑历史。迷路中,我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的深处,但见一些高大、苍老的椰子树横七竖八地倒下了,已经着地的椰子树的躯干上,有的已经长出了厚厚的青苔,青苔上甚至寄生出了蓬蓬勃勃的小草,然而,象征它头颅的树冠,依然在那儿保持着一种生机勃勃的向上的姿态。更让我感到惊叹的是,它那昂扬的树冠上,依然张扬着象征它的尊严而令它引以自豪的圆鼓鼓的椰子。张扬着它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。

这是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。然而,它又是那样充满青春的气息和活力。当一棵棵历经沧桑的树渐渐老去,一个全新的生命又在这片土地上孕育、衍生。这片原始森林地处热带地区北缘,具有热带雨林的许多特点。充沛的雨量,温润的气候,为这片原始森林生生不息的世代交融创造了条件。我曾去过五指山的热带雨林。今天,我忽然发现,五指山那片热带雨林里拥有的许多物种,这儿基本都有。这块湿润的土地也肥沃着呢,真可谓要多肥有多肥。而且都是有机肥。一片片飘落凋谢的树叶,一枚枚成熟后掉落的野生果子,还有来来往往成群的鸟儿贡献的粪便,都成了这片原始森林源源不绝的绿色肥料。都说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,树冠有多大根须就有多长。汲取了丰富养料的这些树木,不这么疯长其实也难。它们一棵棵长得那么美,那么壮,那么结实,那么丰满。椰子树的叶子仿佛美丽的孔雀倒挂的美丽羽毛。老榕树满树挂着的长长的胡须好看吧,而它那些长长的美须,也是它汲取营养的“气生根”。这些美须一旦与肥沃的泥土接触——着地入土,每一根美须,无疑便是大榕树汲取生命营养的第二通道。据说南亚孟加拉国热带雨林中有一棵榕树王,郁郁葱葱,蔚然成林,从它树枝上向下生长的垂挂气根多达4000余条,落地入土后即成长为4000余根“支柱根”,根根相连,柱柱相托,枝叶相配,形成遮天蔽日、独木成林的壮丽奇观,巨大的树冠投影面积达万余平方米之多,足以能容纳一个团的人员和装备在此隐蔽。

其实,这一片就在我小屋后边的原始森林,是我午餐后坚持“百步走”的常去之地。只是,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地走进森林深处。这一片原始森林里有为我所熟知的溪田丁家、溪田罗家、溪田符家等几个自然村落,虽然原住居民已为数寥寥,但里头都铺上了水泥路,接通了水、电和宽带网络。未曾想,今天走着走着,一不小心便找不着我所熟悉的那条森林小道了。当我走近后良陈村、后良周村等深藏于这片原始森林中的这些陌生村落,便开始用手机搜寻自己的位置。这一刻,我便乐了——这条陌生的森林小道,相距我南海边的那间小屋仅2000米左右。

江海文化

田耀东

“启东疯子”

他递给我一张名片,“启东疯子”,朱今更。

他八十一岁,身体轻捷,面色红润,眼亮如鹰,声如洪钟。住在汇龙镇东湖新村一幢简易的斗室里。五层,年青人上下尚且气喘吁吁,他上楼一阵风,无人追得上。

三年前,七十八岁。江苏举办绝技绝活展。一位日本人站在他的三合壶前粘住了脚,问他卖多少钱,任他开价,他始终笑着拒绝。日本人十分遗憾,但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这把寿山石的三合壶,乒乓球大小,能灌水,能倒水,壶盖能开能锁,壹身刻诸葛亮后出师表全文,壶底刻“鞠躬尽瘁”印一枚,精美绝伦。

他的斗室里,有石雕,根雕,贝雕,瓷雕,珍珠雕,布雕。

启东的老蓝布,在他的手里,就变成山水,人物,

字画,花鸟,古色古香又生气勃勃的工艺品了。

二百陆拾个字的心经,就刻在一颗珍珠上。六千七百字的金刚经,建党八十周年,九十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全文,刻在精致的贝壳上。

那些小如豌豆,大如拳头的壶,鸟,花,草,人,神,佛……2000多件作品,你仔细观察,其造型,神态,没一件类同,维妙维肖,叹为观止。

而这,就是一个八十一岁的“青年”,既不能戴近视眼镜,又不能戴老光眼镜,更不能用放大镜,仅用一双爹妈给的原汁原味的火眼金睛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这就是裸雕的基本功。

2016年9月,七十八岁的“启东疯子”朱今更在江苏综艺节目现场表演裸雕艺术,观者皆惊,举座哗然。

在展览现场,在他的斗室,经常有人愿意出高价要买他的作品,他一概婉拒。

有单位要高薪聘他做顾问,传授这频临绝迹的艺术,听他一说其中的要点,只好知难而退。

自从康熙年间意大利人朗世宁把放大镜带到中国,传统的裸雕便逐渐借助了工具。用放大镜进行的微雕,艺术家的创作生命长,工艺更精湛,对眼的养护要求又相对降低,所以坚持裸雕的流派逐渐衰微。但人各有志,朱今更先祖就是坚守裸雕的一支。这一流派将艺术和养生相结合,把“四养”作为裸雕的入门条件。这种坚守,甚为严苛,缺少竞争力,致使生存空间狭窄。为维持生计,清代以后,朱家后人主要依靠在金银锁片上裸雕佛教心经而生存。

裸雕弟子必须代天不食烟酒,从小养心,养志,养眼,养目力,一生像苦行僧般坚守,又挣不到钱,不能大富大贵……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实在难。

说起传承,说起今后,他沉默了。

养眼,是裸雕的基础。

人到五十以后,眼力自然老化,六十以后,一般皆要借助眼镜,放大镜才能看书,学习,要在珍珠上刻二百六十字这种事,年青人亦难。但对于裸雕传人,你百岁时的作品,也不能借助外力的。这就对传人的体质和眼力提出了严苛的要求。

从明洪武年间至现代的六百多年,他作为裸雕的第十七代传人,至今恪守祖训规则,终身坚持“四养”,终身不烟不酒,终身阴历十三至十八在月光下看书两小时,终身练小周天气功养眼力,终身远离名利。他说,一旦裸雕艺人和名利挂钩,就违背了祖训的养心和养志。裸雕艺人唯有以艺术至上,粗茶淡饭,清心寡欲,才是真正的传人。

他说,当今艺人,有才子,有骗子,有疯子。我一介凡人,仅是初中生,才子和我不沾不上边。恪守祖训,聪明人是守不下去的。我不聪明,但坚守,所以我是疯子,启东疯子。

我凝视着他,默然无语。

裸雕祖训的四养,一为养心,二为养志,三为养眼,四为养目力。他说,只有心正,有远大理想,有博大胸怀,才能坚守。心正了,志才有所指,才有落处,才能终身不渝地练功,习字,绘画,吟诗,艺术功底才会逐步充实完美。

他说,大自然大宇宙,人体小宇宙,一分二,二分三,三分万象。大千世界,物欲横流,柴米油盐,烟尘纷杂,心烦意乱时,创作就无新意,目力就不集中,手就发抖,这时我就静坐。心境空灵时,世间万物清晰如画,全在脑际,新的构思依然出现,再拿起刀来,目随刀至,如有神助,作品即可一气呵成。

年青时,他从事的是棉花加工,在张馨创办的垦牧公司旧址复棉厂工作了四十三年。退休后,为遵祖训传承裸雕,到处收集素材,挖掘树根,收藏石头,寻找灵感。一面骑着自行车四处实地勘查访问,写了《张馨在启东的足迹》,汇编成书出版,得到张馨研究的专家和同仁的高度认可。

启东电视台,南通电视台,江苏综艺台,台北中华电视公司,分别制作了十三集他的专题片,介绍他的事迹。

各种资格证书,荣誉证书,贺信,雪片般向他飞来,他都锁在抽屉里。

汇龙镇东湖小区那个简陋的斗室里,除了作品还是作品。这个八十一岁的民间艺术家,天天在顶层飞到底层,走遍沙地古镇老街,沙滩河流,村庄人家。不停地采访,写作,构思,雕刻,临帖,练功,静坐……一天天创作他的作品,一天天坚守他的平凡人生。

我是疯子,他望着沙地的天空说。

目光如鹰,射向远方。

城市一隅

王珉

回家喝汤



一年四季,一日三餐,我都喜欢就着汤吃饭。我常去好兄弟L家蹭饭,受到我的影响,好兄弟的母亲每顿必做汤。印象最深是清水冬瓜汤,冬瓜切片,下水煮沸,加入冬菜和刹好的鸭肉煲汤,别提有多鲜甜。后来,好兄弟L长大后,喜欢上厨艺,经常叫我去家里喝瓦罐煲汤,文火慢煨,袅袅白雾悠悠起,整个人氤氲在香味中。

在好兄弟L的婚礼现场,当新娘的父亲大人依依不舍地将女儿的手,交付给新郎官时,深情并茂对即将为人妻的女儿说:“你要记住了,从今天起,煲汤比购物重要,智慧比美貌重要,要把女婿照顾得服服帖帖的,男人的胃最需要犒劳……”“煲汤比购物重要”,父亲大人的话,成为当晚婚礼现场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。细细揣摩这句话,似乎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励志目标:你想捕获老公的心,就要抓住老公的胃。但女人不会煲汤没关系,我的好兄弟L早已学会这门手艺,温暖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夫人。

煲汤恰似日常厨房中的一道尚好的开胃菜,不知温暖了多少上班族。每逢立冬、大雪、冬至等重大节气,“今晚我要回家喝汤”简直就是幸福秀的流行语。煲汤是南方人的一大喜好,虽然不如广东人的痴迷,但绝对不会漏过每个养生节气。就连许多单位的食堂在这些节气也会推出药膳老鸭一类的进补汤。

冬日深夜,母亲最喜为刚从电视台下夜班的我,煲一碗热气腾腾的阿胶乌鸡汤。如今正值冬季,人体易受寒邪入侵,应当注意温补,增强增强免疫力。近日天气骤冷,我外出上班从室外的冷气里,一下子走入电视台的暖气中,一冷一热,控制不住连打了三个喷嚏。

回家后母亲很是心疼,她听说阿胶是名贵药材,尤其是冬天煲汤吃了不会手冷脚冷,于是每日深夜都为我精心熬制,只为我回家享用。方法其实很简易,准备原料:乌骨鸡一只,瘦猪肉二两,阿胶、陈皮、桂圆肉若干。调料:生姜、盐、胡椒粉适量。首先,将乌骨鸡洗净斩件,焯水后漂尽血水备用;瘦肉洗净切块备用;尔后,将十克阿胶敲碎放入蒸碗,加开水稍许放入微波炉内高火转1分钟取出,搅拌,使其完全溶化;其次,在溶化好的阿胶液里,放入桂圆肉、生姜片、陈皮,入微波炉内高火转三分钟取出;最后,把乌骨鸡、瘦肉与炖好的阿胶液一起放入炖锅中,加开水,没过所有食材,大火烧开,再文火炖三十分钟左右,加适量盐、胡椒粉调味即可食用。

曾记我在采访名老中医时,他总结城市人喜爱的进补食材多为“四君子,四神,四物一类”。特别是临近冬至节气,这些食材在社区药店甚至出现过断货。弹指一挥,立冬来临,万物收藏,归避寒冷。一想到多少父母会忙着在这一天煲药膳汤,等候孩子们回家喝汤进补,这是多么暖心的事。

感恩祖先,为我们留下如此美好的养生习俗,“回家喝汤”让许多奔波忙碌的游子可以停下脚步,在冬天回家过年。汪曾祺先生曾说:江南人特重白萝卜炖汤。林语堂也在《京华烟云》里以姚木兰之口说: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最好的烹饪方法,自然的方法胜似烹饪的技术,可把食材的美味发挥到极致。所以,我要说:前世今生不过一碗汤的温度,却温暖了一家人的亲情!

散文欣赏

王丕立

满地翻黄银杏叶



上班去必走金海大厦。深秋时节,定能在那儿邂逅一树树叶片通透透亮,闪着金箔光泽的银杏叶。

微风鼓荡,叶片上下翻飞,似一只只雕琢的玉蝴蝶,时而悬停枝头,扇动翅膀;时而叨咬枝柯,摇荡秋千;时而左右摇动,翩翩不息。阳光从澄明的空中撒下,宛如一粒粒金光闪闪的弹珠,打在震颤的叶片上,如赋赋予了情思的玉扇,在零落成泥的前夜,尽情绽放那永恒的美丽,形分瓣瓣莲花座,质比层层螺髻头。

我真没想到,一生是宝的银杏树,在萧瑟的秋风中竟然演绎出如此美妙绝伦的生命篇章,我内心涌出排江倒海似的感动。

站在树前,向上望去,只见树干耸入云端,如一位威武不屈的壮士,左思在他的《吴都赋》中写道“平仲梧木迁,松栢古度”,极度赞赏银杏的挺拔苍劲。清人李善济在《银杏杂考》中也赞颂道:“状如虬怒腾飞,势如螭曲时起伏。姿如凤舞云千霄,气如龙蟠栖岩谷。”

银杏树的生长周期十分漫长。开花挂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,树干一人合围的也得生长上百年,所以它有一个称号“公孙树”,含“公栽树孙受益”之意。银杏树还有一个绰号“鸭脚树”,指叶片长得像鸭脚,鸭蹼透明相连成一片,南宋大诗人陆游是一位精通烹饪的专家,在他的诗词中,咏叹佳肴的足有上百首,他曾写有《听雪为客置茶果》赞美银杏叶:“青灯耿窗户,设茗听雪落。不竹栗与梨,犹能烹鸭脚。银杏树还有一个乳名白果树,其实只有雌性银杏树能结果。北宋苏东坡曾在河南光山县城净居寺的一株银杏树下读书,他在银杏盛果时欣然命笔,《壁间书》,满目清秀如画;一树擎天,圈圈点点文章。诗人视银杏树为擎天柱,喻累累银杏果实为奇妙文章。

面对被誉为植物界“活化石”的银杏树,我突然理解了“大象无形”的含义。千百年来,无论文人墨客如何盛赞银杏树,它总是低调地生长,从未露出大红大紫的张扬之态。它的沉静诠释着“地老天荒”的要义。即使阅时上千载,茎干也是光洁如新,不见寻常树皮皮的皴裂,它已然与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达成了和解,变成了一个通透和顺的“哲人”。正如南宋词人李清照所言:“风韵雍容未甚都,尊前柑橘可为奴。怜侬流露江湖上,玉骨冰肌未肯枯。”